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四十四)

贾岛：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

○王云帆

他是一个很笨的人，用三年才得到两句好诗，并且一吟起这两句诗，就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他又是个很执着的人，用十年磨利了一把宝剑，然后就开始嘚瑟，想替别人抱打不平。

孟郊穷，他比孟郊还穷。孟郊拉家具还需要借辆车，他却可以直接“拎包入住”——“近日营家计，绳悬一小瓢。”

孟郊苦，他比孟郊还苦。朋友给了孟郊一车炭，孟郊就把身子暖过来了，可他却只能想象着用头发织成衣服来御寒——“鬓边虽有丝，不堪织寒衣。”

他就是贾岛，和孟郊齐名的苦吟诗人，苏轼称他俩“郊寒岛瘦”。

公元779年，28岁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，咒骂世道人心，夹在咒骂声中的是一声婴儿的啼哭，在大唐帝国的范阳（今河北涿州），一户姓贾的穷苦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婴，这就是贾岛了。

贾岛出生的时候，估计贾家的祖坟既没有冒青烟，也没出现红光满堂等灵异现象，所以，“笨小孩”贾岛一天天长大了，除了爱读书外，未见其他异常。

既然爱读书，那就读吧，没准能考中进士，谋个一官半职，也好光耀一下门楣。

然而，“笨小孩”就是笨，多次进京赶考，都是铩羽而归。囊中如洗，贾岛一气之下出家当了和尚，法名无本。这下好，当和尚除了个“皮囊”，其他都靠化缘所得，干得的确是“无本”生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洛阳遇到两位慕名已久大哥，和尚又开始“思凡”重回名利场。

这两位大哥，一位是比他大11岁的韩愈，另一位是比他大28岁的孟郊。

两位大哥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，说你当和尚有点屈才，不如再重入红尘吧，不比你每天苦守着清规戒律强？

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贾岛的心在动。他于是脱下袈裟，重新准备应考。

长庆二年（822）是44岁的贾岛最悲催的一年，他又去考试，不但没被录取，还因为写的诗太

僻涩并且涉嫌影射高官，与平曾等人被贬斥，时称“举场十恶”。

一个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人，这辈子的进士路也就断绝了。

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

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
——《剑客》

我用十年磨快了一把宝剑，还没用它来试着砍人呢。今个儿，你们谁有不平的事和哥说说，看哥去给你们出头，让这把宝剑也舔舔血。

贾岛偶发的“亮剑精神”，不过是撂下句狠话，一抒自己心中块垒罢了，苦日子还得继续熬。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”他和爱“吹牛”的李白没法比潇洒。

你可以断绝我对荣华富贵的渴望，却断绝不了我对理想的追求和向往。

贾岛对诗歌的喜爱成痴，他有一首《戏赠友人》，描写自己每天不写诗就会憋得难受：

一日不作诗，心源如废井。
笔砚为辘轳，吟咏作磨绳。
朝来重汲引，依旧得清冷。
书赠同怀人，词中多辛苦。

一天不作诗，心灵的源泉就像枯竭的废井。我把笔砚当做辘轳，把吟咏当做绳索，第二天清晨再向心源中取水，依然还有清冷的井水。

贾岛就这样天天作诗，有了不少关于他苦吟的故事。

前两个故事是两次“交通事故”，“肇事司机”都是贾岛，相当于开着夏利去撞人家宾利。

一个故事是说贾岛骑驴去拜访朋友，路上琢磨出两句诗：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”。可又一琢磨，似乎“僧敲月下门”更好。于是，他一边比划着“推”“敲”的动作，一边信驴由缰，不知不觉间，那头跛脚驴就冲进了长安市市长的车骑队伍里。

卫兵把贾岛带到市长面前，问他咋回事？贾岛这时候也回过神来，赶紧承认错误，说自己作诗入迷了，不知道用“推”字好还是用“敲”字好。

市长大人想了一会儿，说还是用“敲”字好，动感更强。于是两个人还一马一驴，并列而行，探讨起诗文写作来。

这就是“推敲”典故的由来。这位有雅量的市长是韩愈。

第二个故事，是说有一天，贾岛又骑着他的跛脚驴走在长安的大街上，当时秋风正刮得紧，黄叶纷飞。见此情景，贾岛停下驴吟出一句“落叶满长安”，然后思考怎么对下一句。冥思苦想下，猛然对出“秋风吹渭水”，于是欣喜如狂。正在这时，一队人马前呼后拥而来，贾岛痴痴呆呆地不知道避让，一下子冲撞了大人物。

这个大人物还是长安市市长，不过不是韩愈了，而是刘栖楚。刘市长有点大煞风景，直接把贾岛“拘留”了一晚上。

下面这个故事更具传奇色彩。和孟浩然一样，贾岛也偶遇了皇帝，但老孟是在皇帝面前“撒了个娇”，结果被赶回老家继续种地；而贾岛则是在皇帝面前“发了个飙”，结果被贬为长江主簿。

话说有这么一天，贾岛和姚合、王建、张籍几个诗友在一座寺庙中喝酒听琴作诗，唐宣宗微服私访正好来到寺中，听到钟楼上有人吟诗，就登了上去，一看桌案上有写好的诗，拿起来便看。

正在这时，喝得醉醺醺的贾岛看到有人动他的诗稿，上去一把夺过来，还不忘“仇富”：“你这白白胖胖的家伙，身上穿的是绸，肚里喝得是油，也懂诗？”

唐宣宗挺没面子，臊眉耷眼下楼去了。

没过多久，贾岛知道自己冲撞是皇帝，赶紧趴到宫殿门口请罪。没几天，贾岛接到命令：别在京城里混了，这里水太浅，长江县缺个主簿，你比较合适，去那儿待着吧！

大家知道，离谱的事儿往往都不靠谱。以上三个故事不过是小说家言，渲染的就是贾岛作诗的一股痴劲。

据说每年到了除夕，贾岛都会把这一年来辛苦写的诗供在案上，点上香，拜上两拜，把酒洒在地上祭祀说：“这就是我一整年用尽心思写出的作品啊！”然后开怀畅饮。

贾岛平生最得意的两句诗是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。”他在这两句下还注了一首绝句：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秋。”

这两句诗是我用了三年时间才得到的，现在一吟起来还会感动得掉眼泪。如果没有知音懂得欣赏，我就回老家“躺平”，一辈子不作诗了。
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贾岛希望的不过是让人们欣赏他的诗歌艺术，不像孟郊，经常咬牙切齿地去诅咒生活对他的不公。

因此，如果说孟郊的苦吟是为人生的，那贾岛的苦吟则是为艺术的。

作为一名“艺术大师”，贾岛的人生并不“艺术”。

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，贾岛59岁，快到退休的年龄才被任命为遂州长江县（治所在今四川蓬溪县西）主簿。干了三年任期满了，升任普州（今四川安岳县）司仓参军。

唐武宗会昌三年（843）8月，贾岛被转授普州司户参军，但这迟来的好消息已经不能安慰贾岛那颗受伤的心，因为他已于7月28日（843年8月27日）去世，终年65岁，留下的除了诗作，只有那头跛脚驴和一架古琴。

在《全唐诗》中，贾岛的诗作有401首。虽然贾孟并称，但贾岛的成就不及孟郊。他的招牌诗作，应该就是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中那首不着一色、朴实无华的《寻隐者不遇》：

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
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

贾岛活着的时候混得不咋地，死后却收获了大批的“死忠粉”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，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观。

崇拜者中，同时代的诗人有姚合、方干、李频，晚些的有李洞，南唐的有孙晟，甚至到了两宋、明清也有圣徒无数，南宋的四灵诗派、江西诗派，晚明的竟陵派无不把贾岛的诗作奉为圭臬。这些人对贾岛的崇拜，真可谓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又有如黄河泛滥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比如李洞，因为特别仰慕贾岛，就铸了一个贾岛的铜像，放在自己戴的头巾里。还常常手里拿着佛珠，口里念着贾岛佛，每天“念你千遍也不厌倦”。遇到有喜欢贾岛诗歌的人，李洞一定亲手抄录贾岛的诗赠送给他，还反复叮嘱：“兄弟，这跟佛经差不多，回去以后一定要烧香跪拜它，贾岛佛会保佑你的。”

再比如南唐的孙晟，也画了贾岛的像挂在墙上，早上起床后、晚上睡觉前，都要进行顶礼膜拜。

还有，清朝有个爱诗的贵族，为孟郊、贾岛二人合刻了一部诗集，名字就叫《寒瘦集》。

有人统计，《全唐诗》中，晚唐诗人所作怀念前辈诗人以及追和其诗的作品，贾岛高居首位，把李、杜等超一流诗人甩出几条街。

这种情况引起大佬徒众们的极度不爽：我家老大随便拿出一首诗都是“爆款”，追随者却没有“笨小孩”贾岛多，凭什么？

打个不太科学的比方，如果想成为武林高手，你是学傻小子郭靖，还是学“南慕容、北乔峰”？

相信肯定是前者。后两者不仅骨骼清奇、天生是练武的苗子，而且有着高明的家传武功，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，普罗大众只能望其项背。

同样道理，李白天纵奇才，杜甫家学深厚，并且都是胸怀博大、气势恢宏，犹如珠穆朗玛，高不可攀。而资质平平的贾岛却凭着苦吟在诗坛夺得一席之地，好像邻居家的大哥，让人觉得可亲可学。

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叫他学诗吧，因为诗歌能给人带来快乐；如果你恨一个人，就叫他学诗吧，因为诗歌能使人贫穷。